



华岗在青岛寓所。



1952年,在山大给学生和市民上政治大课。

在任生涯 | 创办《文史哲》,再造山大辉煌

2021年5月1日,《文史哲》创办70周年,得到守正创新、薪火相传的赞誉。这份杂志的创办与华岗校长的“文史”理念密不可分。

接下校长的接力棒,华岗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

1950年11月,经中央教育部批准,原在济南的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,保留山东大学的名称。学校合并,必然引起各方势力的较力。虽然,在大会上,华岗说一定要“皆大欢喜”,但谈何容易?机构混杂,人事干扰,如何团结教育各类知识分子,调动他们的积极性,共同把学校教学、科研搞好,成为首要问题。“华岗校长在任时,学校正在从旧大学,向新时期的大学转型,作为曾经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,他具有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,经验丰富,胸襟宽阔,在人的思想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,大大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”,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杨洪勋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。华岗刚出任校长,就坚持邀请童第周辞去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的职务,担任山东大学的副校长。童第周和当时同为副校长的陆侃如不是党员,但华岗仍把行政、教学、学术等方面的工作全分给他们,童第周要办《山东大学学报》,华岗立刻支持,并亲自撰写发刊词,这让童第周等人感受到了尊重,所以,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彼时的山大,完成院系调整,把汉语言文学、历史、海洋生物、动物胚胎、植物、物理六个专业作为重点学科,海洋生物、动物胚胎自然是童第周发挥的重要基地。华岗说过,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把握正确的思想方法,即辩证唯物论,才能推动自然科学前进,这对童第周影响很大,于是童第周开启了生物科学与哲学的探索,并把唯物辩证法引入科学研究当中,“懂得了辩证法,才使我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”,我国“克隆先

驱”童第周教授说。

办学民主,文史见长,是华岗办学的一大特色。担任校长之职后,他立刻组建了学术委员会,规划和领导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,并出版了《文史哲》杂志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和学术园地。1951年5月1日,春暖花开的季节,影响深远的杂志《文史哲》创刊了,华岗兼任杂志社社长,并亲自主持稿件的组织、审定、修改,为了赶出版时间,常常连夜突击《文史哲》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阵地,大家可以大胆地阐述自己的看法,只要“言之有理,持之有故”,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。“农民战争问题”“《红楼梦》的时代背景问题”“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”等,都从这里发声,引起全国学术界的轰动。《文史哲》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者,让他们在学术中发光发热。

华岗还重视人才的培养,民主办校,爱才惜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,知识分子严重不足,华岗深知此时更要尊重知识,爱护人才。当时“运动”不断,华岗极力保护人才,当他得知一位生化教研室主任因被冤而自杀的消息后,异常痛心,“华岗校长当时都拍了桌子”,杨洪勋说,中文系主任吕荧遭揭发批评,华岗几次找他谈话,吕荧不接受,不辞而别。这让华岗非常着急,吕荧后来被人民出版社聘走,华岗仍未放弃,两年后趁吕荧暑假来青岛休假时,又亲自做思想工作,吕荧最终同意留下来教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。华岗说过:“损失几万元也抵不了损失一个专家重要,几万元买不到一个专家!”

经过华岗和众多山大人努力,山大定出了“文史见长,加强理科,发展生物,开拓海洋”的发展蓝图,受到教育部的赞扬。华岗在山大6年,担任校长4年,这期间,凡是在山大生活过的人都把它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美好时光。

再陷囹圄 | 平易近人的老校长走了

龙口路40号,一栋红瓦黄墙的两层小楼,庭院不大,青松耸立,楼侧台阶入户。这窄窄的石阶,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踏上过。来往的人群中,有山大的师生,有知名学者,也有政坛人物。简朴的会客室里,华岗热情而平和,总是亲切而又和颜悦色地倾听。

有一次,他正在陪着一位领导干部在书房谈话,一个学生来见他,他下去接待学生了,把干部晾在一边,夫人提醒他,他说:“他是来闲谈的,学生找我是为了解决急需的问题,让他等等好了。”无论来者是何人,什么身份,他都要送客到门口。“从他家里出来,心里总觉得有一股向上的力量”,有教授如是说。

山东大学吕家乡教授今年88岁高龄,然而,忆起老校长华岗他异常激动,电话中,他声音高亢,尽管已经过去了72年,吕教授对第一次见到华岗时的细节仍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1949年的秋天,天气转凉,16岁的吕家乡刚考入山东大学不久,离开老家江苏沛县,少年的心里有担忧,也有思念,“那一天天下小雨,天气不好,我站在文学馆南门,呆呆地看着小雨,心里非常难过,我当时很想家”。吕教授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,他当时一身农村人的打扮,穿着嫂子给做的老式粗布上衣,纽扣都用布包着,裤子的腰很大,站在人群中有些醒目。这时,一辆小轿车从远处驶来,这引得吕家乡忍不住前行两步去看,轿车停在他面前。不一会儿,从楼内走出一戴眼镜的人,个子不太高,身穿呢子中山服,一看就不是普通人,“他正要上车,看到了我,走过来拍拍我,问我几岁了?学什么专业?家是哪里的?”随后他跟身边的秘书说:“看,闰土的孩子上大学了。”

事后,吕家乡才知道,他是华岗,后来的校长。

然而,由于交往广泛,华岗与萧红、吴晗、闻一多、胡风等作家,都相处较好,没想到这成为他的

“灾难”。1955年8月25日,华岗被捕,直至去世。

华岗的家庭生活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1950年冬,应华岗的邀请,赵俪生一家从长春迁往青岛,赵俪生上初中和高中在青岛住过7年,这次,又在青岛住了7年,14年的岁月,让他对青岛印象深刻。

赵俪生说,华岗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,不善于料理生活。他一心扑在革命上,其他的事不大理会。他与第一任夫人葛琴、作家邵荃麟三个人是一个党小组。一直以来,邵荃麟身体不好,华岗夫妇对他严加照顾。“可是,突然华岗被捕了,只剩华的夫人一人护理,护理着护理着,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爱。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。他说过,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荃麟,两个擦身而过,不打招呼”。对此,丁言昭在《新民晚报》的《革命“三剑客”之一葛琴》一文中提到,其实,葛琴当年为了营救华岗,曾“带着鲁迅给的100元钱,与母亲赶到济南去探监,可是终因钱太少,没能把华岗救出来”。葛琴嫁与邵荃麟还另有隐情。“华岗被捕后,报上登了华岗已经牺牲,所以葛琴才嫁给邵荃麟的。”

华岗的第二任夫人谈滨若,两人育有四个孩子。

1972年5月17日,华岗病逝于狱中。1980年3月28日,经党中央批准,华岗同志得以平反,恢复名誉。

1953年山大毕业典礼大会上,华岗校长在给赵光明的笔记本上,写下了“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”的留言,并握着他的手说:“努力前进吧!”这是华岗的座右铭,也是他鼓励学生的话语。学校曾给华岗赠送了一张匾额,上书“你三十年奋斗光芒照亮了中国”,如今,他的精神仍在发光发热。山大老校长的一生是坎坷的,又是积极的,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一如他故居门前的青松,挺拔高洁,无惧风雨,坚韧不拔……